

龙吟曲 上

〔美〕 萧逸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龙吟曲

〔美〕萧逸 著

(上)

中国工人出版社

86532

I 712.45

222.01



200412678

龙吟曲

[美] 萧逸 著

(下)

中国工人出版社

(京)新登字 145 号

龙吟曲
萧逸著

出版发行：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安外六铺炕)

印 刷：保定市新市区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787×1092毫米 1/32
印 张：15.5
字 数：332千字
印 数：1—21100册
版 次：1993年7月第1版
1993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7-5008-1455-0/I·352
定 价：12.00元(全二册)



DP85/02

目 录

第一章	古楼艳妓	(1)
第二章	神乎其技	(35)
第三章	凌空裂帛	(70)
第四章	金旗五行	(105):
第五章	玄功三笑	(140)
第六章	名师高徒	(175)
第七章	鱼目混珠	(209)
第八章	石榴金钗	(245)
第九章	陌路萧郎	(280)
第十章	冷剑娇娥	(315)
第十一章	艳若桃李	(350)
第十二章	开阳三式	(385)
第十三章	倩女幽情	(420)
第十四章	岭上花明	(457)

第一章 古楼艳妓

苏州府城门楼子下面，月前贴出了一张公文告示：

重金悬赏

通缉独行女飞贼一名，姓名年貌不详

查：该女贼为一江湖独行大盗，颇精技击，尤擅轻功，夜行昼伏，于江宁、苏州境内，作案累累，官兵受其害甚剧，特定重金赏格以期缉拿归案。

通风报信成获者：赏白银二百两

擒获送官者：赏白银五百两

自公告日起至缉获为止均有效，盼八方豪士，共襄义举
此布

苏州
江宁 府衙共启

年 月 日

告示是用朱砂红笔，写在黄纸上，每一个字都有碗口大小，分贴在四城娄、封、盘、胥、金、阊、平、齐等八处城门告示墙上。

这是苏州近来所发生的一件大事，莫怪乎全城的人都惊动了，风风雨雨，为这座水秀花明的名城带来了一片恐惧。

可是当夜色来临的时候，茶楼酒肆照常满座，苏子河畔也不乏游客，酒足饭饱之后，如果兴犹未尽，还可到杂技园子里走走，那里有道地的苏州弹词和小调，都蛮有意思。

在东城，穿过一道环城大街，就来到了一个更绮丽的地方，这是本城的销魂窟，尤其是华灯初上的时候，这地方一定是熙熙攘攘挤满了游客，鲜衣彩帽，摩肩擦踵，形成了一个最热闹的场面。

可是这几天，由于地方上出了一个女贼，官人查得很严，这地方的生意已淡得多了。

大街的西面，有一条幽径胡同，这个小胡同，小得连车子都不能进，有钱的大爷寻乐至此，都少不得要穿一穿这条小胡同，据说本城堂子里最美的姑娘，都集中在这里。

今天这个时候，这条小胡同竟也显得冷清清的，只有两个荷花大少，吆喝着带马的声音。走进胡同里面，鼻子里立刻就闻到一种脂粉的香味，在扎着红绿灯笼的各个小彩门里，姑娘们闲得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有的嗑着瓜子儿，有的弄着丝竹、琵琶，靠巷尾的“宝华班”里，那个叫“小艳”的姑娘，倚在大红的木柱上，干脆就唱开了，她唱的是：

“——小奴家没有客呀，两眼出了神呀，一个人呀，手托着腮帮子呀，牙咬着下嘴唇呀——”

几个毛伙，蹲在廊子两边，也闲得无聊，掷着点子，叮铃当啷的响着，一个毛伙跳起来，破锣也似的道：“别唱了，再唱更没人来啦，我说小艳姑娘，你拣点热闹的唱好不好，来一段卖油郎独占花魁女怎么样？……”

那个生得白白净净，叫小艳的妓女，白了他一眼，啐了一口道：“别穷嚷嚷，嫌没客人，就该出去拉呀，你没瞧么，

咱们这窗户上都生了锈啦！”

那个毛伙跺了一下脚，道：“这一行，我真是干不下去了，妈的，这个骚贼那儿不能去，偏偏藏在咱们苏州，我要是抓着了，我呀，挖出她的心肝下酒喝！”

小艳噗嗤一笑道：“别吹大气了！”

这时候门口突然走进了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手里拿着花篮子，娇声道：“姑娘买花吧！茉莉花，香啊！”

小艳乐得像小马一样的，跳过去道：“来我看看！”

那个破锣嗓子的毛伙，苦笑笑，拉开了喉咙，高声叫道：“谁要买花呀，卖花的可是来啦！”

这一嚷嚷，立时就由楼上跑下了十几个，莺莺燕燕之声，吵成了一片。

“我买，我买！”

“喂！金虎，看着她别叫她走了，我拿钱就来！”

毛伙咧嘴笑道：“放心，她走不了！”

一刹时，分穿五颜六色的姑娘，都跑过来了，笑着叫着，把那个卖花的小姑娘围得紧紧地，急得她尖叫道：“别挤！别挤！唉哟！谁踩了我的脚啦！”

老鸽子摇着芭蕉扇子也由楼上走下来，见状，大声嚷道：“都别吵，我说小茉莉，把你的花拿过来，叫我先挑挑！”

说着她就扭着她那个胖身子，走过来，几个毛伙慌忙站起来，就在这时，侧边的一个小门，“吱”一声推开了。

大家禁不住一齐转身望去，进来的是一个老头，手里拿着一根细竹竿，竿上挑着一块布，背后背着一个小药箱。

他向姑娘们一笑，然后扯开了嗓子，高叫道：“金——枪——不倒！”

才吆喝一句，就被姑娘们给撵了出去，老鸭子也气得怒骂道：“甚么东西，这老小子最不是东西，金虎，以后他再进我们的班子，就打断他的狗腿！”

金虎笑得嘴都合不拢，这时鸨母已挑好了几朵花，交给一个妓女道：“喏，把这几朵花，给芷姐儿送去，叫她别老在房里闷着，也出来溜溜腿！”

这个妓女答应了一声，接过花就转身跑了。

别的姑娘，有的撇嘴，有的小声道：“这老东西眼睛里就只有一个芷姑娘，真比对她的妈还孝顺！”

另一个冷笑着说：“这叫做一物降一物，你看人家芷姑娘，来到班子几个月啦，就是不接客，这老货对她也一点办法没有！”

先前说话的那个姑娘，穿着青色的小袄，留着刘海发，倒也清秀可人。

她叹了一口气，道：“谁叫人家命好呢，没听说么，人家是落难的官家千金，卖艺不卖身，人家嗓子好，又漂亮……”

才说到此，忽听金虎吆喝道：“客来——”

姑娘们闻声抬头，只见门外来了一骑大黑马，马上客人已翻身下地，他穿着一袭官纱宝石长衫，外罩天青色的京缎小坎肩，这只是一个背影。

金虎抢上去接过了马，哈着腰：“大相公，屋里坐！”

这人一转过身子，金虎不由怔了一下，暗呼：“喝！好俊的小子！”

包括那个鸨母在内，所有的眼睛都直了。

她们真想不到，这种地方，竟会出现如此一个人物，来

人是个二十四五的少年，约莫有六尺左右的身材，他那么挺直的立着，像是一棵梧桐，金虎在他的身前，这时更显得丑陋不堪，可说是“判若云泥”。

白净的面皮上，衬着剑也似的一双眉毛，那双瞳子，虽带有几分含蓄，却掩不住锐利的目光，他儒雅，但是魁梧，他英俊，又有些少年人的风流神采，令人望而生敬，却又十分的想去亲近他！

鸨母立时含着笑，迎出道：“哟！我说大爷，你是第一次来吧，我可是瞧着眼生，快请里面坐吧！”

院子里的姑娘们，也都不买花了，只管用眼睛瞅着他。这个人突然的来临，这份俊逸的仪表，吸住了她们每人的目光，甚至于有的连呼吸都忘了打了。

少年在众目之下，那张俊脸禁不住微微发红，他轻轻咳了一声，显得有些不自在。

鸨母推开了红漆的两扇格花门，笑着把他让了进来，落坐之后，又笑着道：“大爷你贵姓？”

少年呐呐地道：“我姓郭！”

鸨母嘻嘻一笑道：“郭少爷，我叫几个姑娘来给你看看，我们宝华班是这地方出了名的美人窝！”

这时就有一个穿红衣的小丫头，端着一盘梨子，一碟瓜子走进来，向着少年请了个安道：“少爷，请用点果子吧！”

郭姓少年，微微摇头道：“谢了！”

这时鸨母拉长了嗓子道：“绣云、追月你们来呀！”

少年忙摇手道：“且慢！且慢！”

纱门一开，一下子进来了四个花不溜丢的姑娘，手里都拿着手绢，为首一个高个子大眼睛的姑娘，她叫绣云，她后

面一个娇小玲珑的姑娘，叫追月，模样儿都挺不错，只是绣云鼻子扁了一点，追月的那双眼睛，真有点像“新月”，小得成了两道缝！

这两个一左一右依上来，分坐在少年左右，绣云嘟着嘴笑道：“怎么啦！不理人！”

追月轻轻推了他一下，方要撒娇，没料到，这少年猛然双臂一分。

他本是一个随便的举动，可是，两个姑娘竟都像绣球也似的滚了出去，各自发出了一声尖叫！

鸨母吓得脸上变色道：“大爷，怎……怎么啦？”

少年显得不大好意思，挣了挣才道：“我来此是专为拜访这里一位芷姑娘的，不知她在不在？”

绣云本还想赖在地上撒娇，听了这句话，她就一撇嘴，道：“原来是这么回子事呀！”

追月一面啊哟，一面站起来，向着那鸨母道：“妈呀，这是怎么回事呀！人家找芷姑娘，你又叫咱们出来干嘛，差点扭了我的腰……啊哟！”

鸨母咧嘴一笑道：“我的大爷，你找芷姑娘，干吗不早说呀？再说也用不着使这大劲！”

追月还哼哼着，走到了少年面前，道：“不管，你得给我揉揉！”

少年忽地剑眉一挑，鸨母眼快，生怕激怒了这个好客人，赶忙把她推了开去道：“去吧，叫你凤妹妹给你揉去吧！”

几个姑娘乘兴而来，败兴而去。

少年微微皱眉道：“芷姑娘不在我就要走了！”

说着站起身，鸨母一笑道：“在！在！我的爷，你别急呀！”

一面说，一面就伸手来拉少年的袖子，可是当她看见少年那一双精光四射的眸子时，却禁不住又把伸出的手收了回去。

然后她迷着一双小眼，阿谀地笑着说：“大爷你可真是好眼力呀……”

吃吃一笑，她又低声接道：“方才那些个姑娘，要是跟芷姐儿一比，简直是星星比太阳，不能比啦，对吧！”

接着她又笑了笑道：“可是……价码儿也就……”

少年微微点头道：“这个无所谓！”

他探手自袖筒里，拿出了十两重的一锭纹银，笑道：“这点银子，算是给芷姑娘买花戴的吧！”

鸨母接过，笑得合不拢嘴道：“太多了，用不了，用不了！”

说着又着实打量了少年几眼，点头笑道：“我看大爷也是个爽快人，我也就直说了，我们芷姑娘可是官家千金，卖艺不卖身……”

言才到此，那长身少年，突然发出一声朗笑道：“久仰芷姑娘出污泥而不染，所以今日才特地来访，我如果有那种肮脏的念头，岂不是亵渎了她，你不必关照！”

鸨母口中连道：“是，是，是！”

又弯腰呐呐地道：“可是还有一点，芷姑娘可是不随便接客人的……如果她不愿意……”

少年一笑道：“我马上就走！”

鸨母这才笑嘻嘻地道：“大爷，可真有你的，这么说我倒是不好意思啦，请随我上楼去吧！”

少年点了点头，那肥胖的鸨母，招呼那个穿红衣的小丫环道：“给大爷掌灯！”

三人离开了堂屋，来到了一个四合院，那脂粉香味更重了，在贴着各色窗户纸的绣花房里，传出五颜六色的灯光，隐隐可闻调笑之声，还有唱弹词的，唱梆子戏的，整个院子乱哄哄的。

长身少年有些不大习惯的皱了皱眉，这时鸩母却领着他又走出了这片院子，穿过了一个月亮洞门，先前所感觉的脂粉俗香，顿为一阵阵清淡的花香取而代之。

在两排长青树的拱奉下，是一条水磨方石的花径，花径两旁，盛开着一一种叫“软枝黄蝉”的黄色大花。

少年自丫环手中接过了灯笼，回身照了照洞门，其上有一小方玉匾，刻着“长春馆”三个梅花小篆，笔力十分挺秀。

鸩母咧着牙笑道：“这是芷姐儿自己刻的，字也是她描上去的，上个月才装上去！”

长身少年点了点头，心中忖思道：“这位姑娘果然不凡！”

顺着这条花道走下去，有一座茅亭，茅亭后面，是一片荒芜的草地，草长过膝，苍凉僻静。

在亭子左面，又有一条小道，蜿蜒的通向一处阁楼，楼前插有两盏长灯，灯光映照着楼前的青竹，和开得一片绯红的夹竹桃，愈发显得美雅而有诗意。

这时候，正有人在楼内吹弄着笛子，袅袅的笛音，似乎是在倾诉着甚么，鸩母叹了一口气道：“她又在想心事了！”

说着上前推开了门，高声唤道：“春红，快下来，有客来了！”

长身少年这时候突然有点后悔，正想阻止，已是不及，只听笛声忽止，楼上传出了一声娇嫩的声音道：“来啦！”

接着自楼上跑下了一个十四五岁的绿衣小姑娘，这姑娘

头上还梳着丫角，嘴角微微上弯着，带着几分稚气，她下得楼来，一双眼珠子骨骨碌碌的向着少年转着，面上有几分惊异。

鴛母一指少年道：“见过郭相公！”

春红忙一拂请安道：“郭相公！”

长身少年微笑道：“这时候打扰你们主婢，太冒昧了！”

春红笑着说：“现在才早呢，我上去请咱们姑娘去，相公你先坐坐！”

鴛母站起来道：“我也上去看看她！”

说罢就与那个叫春红的女婢上楼去了，这时那个打灯笼的使女也已退出院外，堂室内，只剩下了少年一人。

他站起了身子，随便踱步，见这间客厅虽不甚大，摆设却十分精致，一套红木的太师椅，上加猩猩红缎子坐垫，西面一幅绢屏，屏上绣着八仙过海，绣工很细，似非本地刺绣。

正中粉墙上，挂着一幅中堂，画的是竹子，两边一副对联，写的是：

好书悟后三更月

良友来时四座春

没有上款，下款署名是“江南白芷”，心中不由一动，自然这“江南白芷”必定就是芷姑娘本人了。

谁能想像到，风月场中，会有如此一个角色？

他望着这幅对子，不禁有所感触，正自醉心，忽见鴛母笑着自楼上下来，低声道：“郭相公你真是好福气，我们姑娘这就下来了！”

几步跨下楼来，吃吃地轻笑着又道：“大爷，我可是走了，往后瞧你的了。”

说时，一身肥肉都动了起来，开心地摇着大屁股走了。

这时那个叫“春红”的丫环在梯口探出头来，向着少年连连招手道：“郭少爷，请上楼来！还有，我们姑娘问你的大名怎么称呼？”

少年笑了笑，道：“我叫郭飞鸿！”

一面拾级而上，春红一双大眸子在他身上转着道：“郭少爷，你住在本地？”

郭飞鸿点了点头道：“不错！”

登楼后，由春红引到了一间香阁内，郭飞鸿方待落座，忽听背后一声轻笑道：“郭相公，劳你久等了。”

郭飞鸿不由吃了一惊，猛然转身，只觉得眼前一亮，不知何时，背后已然俏立着长身玉立妙龄少女。

那少女生得简直太美了，她那么亭亭的立着，平视着，像是月下仙子一般，那微呈长圆形的脸蛋儿，带着两片红晕，细长的一双娥眉，有若远山，其下是碧海也似的一双剪水双瞳。

总之，她这么突然的出现，使得郭飞鸿一阵急速的心跳，他只觉得这姑娘美极了，那眉儿，双瞳，樱唇，瑶鼻，无一不美，那俏丽的一双唇角，更似风情的源头，只消微微牵动，双颊上便弥漫出万种情态！

这就是眼前的芷姑娘，她还留着漆黑的一头秀发，只是那么随便的挽着，看来是越增韵致。

郭飞鸿微微欠身道：“岂敢，岂敢！我来得太冒失了……姑娘你不要见责才好！”

这位艺名白芷的姑娘，秋波向着他微微一转，浅浅一笑，露出了一对梨涡儿，道：“相公快请坐！”

接着转向着春红道：“给这位相公倒茶！”

郭飞鸿称谢落座，只是他那双痴情的眸子，仍直直的望着她，望得她怪不好意思。

这位芷姑娘上身穿着一件粉色弹墨的小汗衫，下身则是一袭葱色的八幅风裙，脚下是一对绣有兰草的青缎子花鞋，竟然是一双天足。

她似乎发现了对方在看她的脚，不由微微一藏，浅浅一笑道：“相公你家就住附近么？怎会想到来这里玩？”

郭飞鸿初来，本有几分情怯，可是由于这位白芷姑娘举止大方，以及她不俗的仪态谈吐，渐渐使他回复了原有的开朗。

当时闻言之下，他含笑道：“久仰姑娘风范，今日特来拜访，想不到姑娘竟是如此女中翘楚，好不令人钦佩！”

芷姑娘露出了细白的玉齿，瞟着他笑道：“女中翘楚，我哪里敢当，郭相公真会说笑话！”

说到此，娥眉微垂，似乎勾起了一点轻愁，轻轻叹了一口气，苦笑道：“相公只要不嫌弃，已是感激不尽，怎当得这钦佩二字。”

郭飞鸿摇了摇头道：“我与姑娘，虽属初见，但觉姑娘秀质天生，风华绝世，莲花不染污泥，更是难得，怎敢出言讥讽，姑娘万请不要误会才好！”

这位芷姑娘闻言不由微微一怔，那双澄波的眸子含有几分怯意地向着郭飞鸿望去，遂即轻轻点头道：“相公这几句话，我可是记在心里了。”

说着话，春红已捧着一个古瓷的盖碗走出来，芷姑娘微微一笑道：“相公请用茶！”

她说着遂自春红手中，接过了茶碗，送向郭飞鸿面前。

郭飞鸿双手迎接着道：“谢谢姑娘，我还不渴！”

话未完，不知怎地，只见这位玉人儿也似的芷姑娘，足下踉跄一滑，口中“唉呀”叫了声，手中茶碗整个地向着郭飞鸿身上飞了过去！

郭飞鸿不由为之一惊，事出突然，不及防备，只见他口中“噢”一声，右手蓦地向外一分，掌心微送，已用食中拇三指轻轻捏住了盖碗的底部。

同时间，他身形侧转，如同一只燕子也似地飘到了一边！那种姿态，看起来真是美极了！

这两种动作，几乎是同时施展，接碗，腾身，刹时完成，等到落地之后，再看手中那碗茶，依旧是原来的样子，滴水未溅。

这轻快捷巧的身手，在他施展起来，丝毫不觉得勉强，竟是那么自然如意。

芷姑娘似乎微微呆了一下，可是接着她就嫣然一笑，道：“相公，好俊的一身本事！”

郭飞鸿急切间，不自觉地施展出了一手轻功，被对方看出了秘密，脸上也显得有些不自然。

可是，他也不介意，当下关心地问道：“姑娘你的手可曾烫着了。”

芷姑娘望着他甜甜地笑了笑，道：“如非是相公手快，我难免要出大丑了，真是大大的失礼，相公，你可要多多包涵！”

她说着话，那双剪水瞳子，直直的逼视过来，似乎是极力地想由郭飞鸿脸上看出些甚么来，对于这个人，她仍然是一个“谜”！

一场虚惊，很快的就过去了。